

边疆建设兵

新疆人民出版社



建設美丽富饒的新疆 (代序)

生產建設兵团建筑工程第一师师长 曾繼富

一九四九年，新疆揭开了歷史的新頁，随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進駐新疆，这一百七十一万平方公里的錦繡山河重新回到了人民怀抱。从昆仑山到阿尔泰山，从哈巴河到喀什噶尔，到处沸騰着生產建設的热潮。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疆以來，时时刻刻牢記着“我們既是战斗队，又是生產队”的光荣傳統。从進疆那一天起，就坚决执行了毛主席“保衛國防，建設边疆”的命令，以无比頑强的英雄气概，投入了“征服自然，改造戈壁”的豪迈事業。“戈壁盖花園，沙漠变綠洲”就成了全軍指战員坚定不移的共同的信念。

生產建設兵团建筑工程第一师就在这种新形势下誕生和發展壯大起來的。它是生產建設兵团的一个組成部分。几年來我們师的建筑战士踏遍了天山南北，在自治区首府の烏魯木齐；在塞外江南的喀什；在地下油海的克拉瑪依；在風景宜人的伊犁河谷；在石油工業基地的独山子；在花園城的石河子；在阿勒太的可可托海……僅僅我們工一师就修起二百二十多万平方公尺的工業性建筑、公共性建筑和民用建筑。

人們清楚地記得，烏魯木齐市在解放前只有三幢樓房，根本沒有一个象样的工厂。如今，只要登上妖魔山頂，或者爬上鯉魚山巔，俯視全市，人民劇場巨大的傘形屋頂，八一劇院的雄偉建筑矗立在万紫叢中。和烏魯木齐市相連的明園新市区：烟囱高

聳，厂房林立。建筑羣从烏魯木齊河兩岸一直延伸到水磨溝和头屯河畔。这种巨大的变化，正是建筑战士一磚一木的结晶。

阿尔泰，这个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原地区，以前是荒涼的山谷，可是現在一幢幢高楼大厦已經逼立在羣山怀抱之中。

在地下油海的克拉瑪依，一九五五年还是浩瀚无边的戈壁。如今，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建筑物早已驅走了寂靜和荒涼。

我們的建筑战士就用这种对党的无限忠誠和頑强的昂揚斗志，征服寒冷，战胜困难，來实现他們的豪志壯愿。

工种繁多，工序复雜，流动性大是工程建筑企業的基本特点，它同时又受到地理条件和气候時間等的种种限制。从勘察設計到建筑安裝，它溶化了成千上万人的辛勤劳动。这种复雜的技術，對我們剛剛放下槍桿的战士來說，要掌握它，也并不是輕而易舉的。变外行为內行，从生疏到熟練，我們經歷了一段艰苦曲折而不平凡的道路。假若說土木結構象征着我們的起步，那么通过几年的勤學苦練，現在已經掌握了比較复雜的一部分尖端技術。預应力混凝土，四不用大楼……不正是工程部队从小到大，从淺到深的有力說明嗎？甚至象八一鋼鐵厂，葦湖梁发电厂，独山子煉油厂擴建工程等技術要求高、質量要求嚴的工業性建筑，也能夠迎刃而解了。拿勘察設計來說，从一般性土木結構的民用建筑，提高到不僅能夠掌握結構复雜的工業性建筑的設計，而且还能夠担負許多过去所沒有担負过的工藝过程的設計任务。使勘察設計队伍得到了很大的鍛煉和提高。

特別在新疆地区，有效施工期很短，面广綫長点多，給施工造成了極大的困难。朔九寒天，積雪沒膝，战士们出沒在葦湖里和天山上，伐木、打片石、挖沙土、割葦子……進行緊張的备料工作。冬天，对建筑战士來說，是又一場大規模的战斗。除了备料，我們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重点推行了冬季施工，來弥补

有效施工期短促的缺陷。一九五八年我們更全面地以快速施工為綱，大鬧冬季施工，即使是零下三十多度，戰士們仍然汗流夾背，不怕寒風刺骨，不怕天寒地凍，人人以南泥灣精神為榜樣，用巨大的勞動成果來嘲笑寒冷的無能。塞外的夏天，時間雖然很短，但戈壁灘上烈日當空，這種奇熱季節，却是戰士們大顯身手的大好時光。工程建築部隊的流動性很大，戰士們以帳篷和草棚為家。這種“風掃地，月當燈”，四面通風，屋頂漏雨的臨時宿舍，儘管夏熱冬又冷；春秋怕風雨，但戰士們仍然整理得井然有序。收工回來，弦樂喧天，歌聲蕩漾。特別在克拉瑪依，剛剛開始修建，附近沒有水源，不但和混合漿有困難，就是人喝的也經常接濟不上；可是從沒有人想離開這個崗位。

“白手起家，自力更生”這是人民戰士的英雄本色。第一年搞建築，磚無一塊，瓦無一片，土產材料，木材加工，大小五金，建築工具一無所有。“缺啥干啥”，我們從土產材料開始，建立了多種多樣的預制工廠，自產材料，自制機械。我們還記得：烏魯木齊市建築材料總廠（它的前身是磚灰廠），就是用四百五十元新幣和兩輛馬車起家的。這個廠幾年來僅條磚就生產了四億零七千萬塊，如果一塊接一塊，能鋪一萬多公里。烏魯木齊市機械製造廠的前身是木工廠，幾年來鋸材達到二十三萬多立方公尺，保證了各種板材的及時供應，取得了施工安裝的主動權。在滿足各種鋸材供應的同時，還制作了不少建築機械，壯大了機械施工的力量，到如今已經成為大規模製造工程機械的企業了。在它們的新產品中有混凝土震動器，四百立升的攪拌機，日產六十噸的電碾子，球磨機及五十瓩以下的各種電動機，以及二十八立方公尺高爐的全部設備。並且還制作了七百台脫谷機來支援農業生產。目前我們工程建築部隊已經建立了九個具有一定

規模的預制加工工廠，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自己的材料供應基地。今天建築材料的生產能力已經遠遠超過了砂石、石灰磚瓦的範圍，不僅能夠製造玻璃、水泥和氧氣，而且已經建立了四個二十八立方公尺的高爐，成為年產三萬噸的鋼鐵聯合企業。將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和滿足工程建築方面的鋼材供應。

一九五八年，是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大躍進的一年。工程建築部隊在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英雄氣概，高歌猛進。這一年，我們抽調了將近六分之一的勞力，支援了兵團農業生產，但卻負擔了比一九五七年更艱巨更繁重的任務。“以一當十、以百當千”是戰士們提出的响亮口號。他們日以繼夜，廢寢忘食，以戰鬥姿態，爭速度贏時間。儘管領導同志一再說服，但戰士們說：“辛苦一年，幸福萬代，今天不苦戰，幸福換不來！”就用這種共產主義風格，紡織廠工地以八天時間蓋起了一幢三層混合結構的樓房；煉油廠工地以十三天時間澆灌了一座四十米高的混凝土煙囪，達到了全國先進的水平。同樣也給快速施工樹立了標桿旗幟。

戰士們的智慧無窮無盡，大躍進以來，真正表現了智勇雙全，有勇有謀。因而技術革新遍地開花，青年合理化建議和創造發明數以萬計，做到了“道道工序有革新，各行各業有創造”，正如戰士們所提出的“苦戰加巧干，任務翻几翻”。特別在建築材料方面，除了煉出鋼鐵，生產了高標號的水泥和耐火材料以外，還生產了玻璃絲、礦渣棉、礦渣混凝土製品、菱苦土製品、預應力混凝土製品、礦渣骨料、無胎油氈紙等嶄新的建築材料。戰士們用智慧和雙手，建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多種經營的建築企業體系。

生產建設兵團是個又好又大的人民公社，又是南泥灣政策的繼續和發展。工程建築部隊也遵循了這個方針，在發展和壯

大工程建筑的同时，我們也建立了附屬農場、附屬生產隊、療養院、子女學校、職工醫院……來滿足我們生活福利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充分顯示人民公社的無比優越性。

短短的幾年來，新疆正以日新月異的速度改變着它的面貌，戈壁蓋花園，沙漠變綠洲已經不是遠景，而是今天的現實寫照了。

人民解放軍的戰士永遠記住：這些巨大的成就來自黨的親切教養和正確領導，沒有黨的領導，縱然有天大本領，也將一事無成。我們也永遠不會忘記，工程建築部隊從小到大，能夠為新疆各族人民作出一分貢獻，它滲透了各族人民來自各個方面的支援；同時也凝固了蘇聯政府蘇聯專家高貴的國際主義的深情厚誼，沒有這些，我們也不可能以這樣快的速度闊步前進！

人民戰士永遠不會滿足這些成就的。特別是祖國一日千里的飛躍發展，它鼓舞着我們再接再厲乘勝前進！把祖國邊疆建設得更加富麗，更加繁榮，是我們終身的誓願！

于兵團建築工程第一師政治部

1959年5月

目 錄

建設美丽富饒的新疆(代序)	
.....生產建設兵团建筑工程第一師師長 會繼富 (1)	
建筑战士的光荣	付团长吳憲君 (1)
永远前進的人	秦乃賢 (9)
鮮丽的紅旗	建二团宣教股 (16)
第一座烟囱	朱冠軍 (21)
衛星楼	大隊長翟鴻猷 (25)
战斗在阿尔泰山	傅曼發 (30)
五号鍋爐的故事	黃 鑒 (36)
南山伐木片断	趙德忠 (44)
礦渣棉的故事	鄭德烈 (48)
在克拉瑪依建設工地上	付团长趙彭年 (54)
一百台脫谷机	付厂長潘福連 (60)
建筑烏倫古河桥的人們	姜堯卿 (64)
普通一女工	郝治明 (70)
一个女机械工	胡秉中 (75)
來自朝鮮的一枚紀念章	鄭賀儒 (79)
在輸油管綫上	梅顯貴 力風 (82)
第一个勝仗	凌朝祥 (86)
和苏联專家相处的日子	付团长吳憲君 (90)

中蘇攝影隊在克拉瑪依	力風 任訪(95)
第二次生命	呂新民(98)
寸木之爭	(111)
編后記	(11)

建築战士的光荣

付团长 吳憲君

(一)

一九五一年，我在軍区警衛營工作。有一天，軍区參謀長張希欽同志找我去開會，我剛走進他的會議室，立刻就發現牆上挂了一張新的建築圖樣，上面寫着“新疆醫學中心全景圖”這張圖立刻吸引了我。我走過去看個仔細，只見圖的右角是一座綠色的小山，上面寫着“鯉魚山”，緊挨着小山，就是幾十幢大樓房，橫橫直直，擺得很整齊，馬路象棋盤格似的，既直又寬，樹木和花草遍布各個大樓之間。這羣樓房左邊一條藍色的河渠，由南而北，流向綠色的田野，上面寫明“和平渠”。靠右是一條與和平渠平行的公路，上面寫明“烏伊公路”，公路左邊是條綠色的山崗……呵！這是一座多么美麗的花園城市，我看得正出神，耳邊響起了參謀長親切的聲音：“大个子，這座城市漂亮嗎？”

我興奮地說：“太漂亮了！參謀長，這座城在什麼地方？”

“就在烏魯木齊呵！”

“就在烏魯木齊，我怎麼不知道呢！”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啦，告訴你吧！這是剛由莫斯科來的圖樣，我們準備在最近幾年里動手修建這座城市，從勘测、設計到施工，都有蘇聯專家小組來具體幫助，這是國內少有的

医学院机构，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福音。”

“呵！这太好了！”

“你既然这样高兴，就由你们去修建好不好？”

我以为参谋长是开玩笑，随意说说的，所以我也毫不在意地说：“那根本不行，这太复杂了。”

“不行？”参谋长忽然用意深长地反问我：“你们不行谁行？这个责任就要我们来担任！”

我觉得参谋长话里有话，我就说：“要建就建吧！只要你下命令，我们立刻就动手。”

参谋长笑着说：“这才对，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复杂，我们要勇敢地担负起新疆的建设担子来啊。”

这段话给我的教育很深刻，但是，我始终认为叫我们修建医学中心，只不过是参谋长开玩笑而已，因此我没有放在心上。

但是，事实却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一九五四年我在工建二团工作，三月间生病住了军区医院；七月间的一天，付教導員趙金發同志来看我，他说：“老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处里已决定我们担任医学中心的建筑工程，计划要修建四年，到一九五七年才完工。”

我一听是医学中心，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想不到三年前参谋长说的话真实现了，我听说七月二十三日要举行开工典礼，在医院再也呆不下去了，就坚决要求出院；但医生说病还没好，不能出院，这可把我急坏了。八月一日，我趁医生没注意，就偷偷地离开了军区医院，来到医学中心工地。

这时候的鲤鱼山下，只有两三家老乡留下的土块房子，有些地方是戈壁滩，有些地方是田地，野草和树木，野兔和狼经常出来走动，这里完全是一片偏僻乡村景象。我们的战士，

就在和平渠的一條小支渠邊用椽子和板皮搭起了工棚和辦公室，一座簇新的現代化的醫學城就將在我們手下誕生了。

(二)

我到醫學中心時，已經有體育館、護士學校、113號宿舍大樓開工了。那時說開工就開工，沒有什麼施工組織設計，沒有施工進度，每天只知道那一個排那一個中隊擔任那一個工程，多少人要砌多少磚，其他的什麼也不知道。排和中隊的領導幹部只管人不管工程，因此大隊（後改為工區）幹部天天忙於調配勞動力，忙於檢查工程，忙得連吃飯都成問題。他們陷在事務主義圈子裡，效果不好，下面意見很多。蘇聯專家來了以後，了解到這個問題，他建議我們採用分批包干的辦法，把權力下放到中隊；以後處里又派了現場工作組到大隊來協助工作組的同志，替我們找了推行工區二級管理的參考材料。當114號宿舍大樓開工時，就指定一個中隊幹部負責包干，這一來，中隊幹部站到工程上來了，不僅管人，而且也管工程。工程進度果然比以前加快了，因此，領導就決定在修建汽車房時試行工段的管理制度。

第一個工段長是誰？他就是陸志俊同志，陸志俊同志原是磚工排的排長，由於他工作一貫積極肯幹，克苦钻研，所以經過黨委的研究，決定第一個工段長就叫他擔任。有一天工地上收了工，我就把他找到辦公室來，把這個消息告訴他。他一聽，就笑着說：“哎呀！這怕不行吧，我年紀大了，識字又不多，工作起來一定有困難。”

這時正好團長張沖同志也在辦公室。張團長就插嘴問道：“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團長，我四十二啦！”

“噯！四十二就說年紀大，你真好意思說出口，四十來歲是壯年，是最好干工作的时候，还叫什么困难呵！現在时代發展很快，形式逼着我們非去學習不可。毛主席說，我們要作前人從來沒作过的事。当然困难是有的，可是你該知道，克服困難就是勝利……”

“團長！”陸志俊不等團長說完，就急忙表示态度說：“我知道了，我一定努力學習，克服困難，保證提前完成这一新的任务。”

陸志俊接受了这一任务以后，立刻就改变了以前那种管人不管工程的偏向。他每天把苏联專家的指示，把工程師的指示和工程進度等等，都記在本子上，而且采取各种措施，保證完成当日的工作。事实上，他不但按進度完成任务，而且差不多总是超進度的完成任务。

有一个星期天，我到工地上去巡查各單元工程，回來時看見陸志俊的房子沒有上鎖，就順手推开了他的房門，只見陸志俊一个人在房子里看圖紙。我就問他：“陸志俊同志，你怎么沒有回家去呵？”

“呵！主任，你請坐。”他連忙搬了一張凳子給我，然后笑着說：“星期天大家都走了，我趁着这个机会学学圖紙，現在責任在肩头，逼着非学不行啦。”

“學習是要緊，不过星期天也要过呵；要不是，你爱人会有意見的。”我跟他开玩笑地說。

“不要緊，我家里既不缺米，又不缺油，她还会有什么意見。”

第二个星期天，我又發現他一个人在宿舍里钻研圖紙，我說：“你这样可不行，你爱人不但对你有意見，而且对領導也会有意見的。”

他說：“主任，你放心；家里她有吃有穿，我一兩個星期天不回家，保險餓不着她也涼不着她，她提个什么意見呢？”

“你这么久不回家，她会以为你出了什么的，下星期一定要回去一趟！”

“对！对！下星期我一定回去。”

但是下星期他又沒有回去，我心里說：这个人钻入迷了，應該叫他回去。我把他的宿舍門推开，只見他的爱人坐在房子里了。

“嗨！到底是你來了！”我对他爱人說。

“主任！”他爱人不好意思地說：“他三个星期不回家，又不捎个信，我还以为他在工地上生病了呢！”

我笑着对陸志俊說：“你看，我說的对吧，我知道你爱人会有意見的，你还不听我的話呢！”

“这是瞎操心，她一來，我又学不成了。”

“你今天應該好好地陪陪她，要工作，也要适当地休息呵！”

陸志俊同志这样刻苦钻研，很快就掌握了一般的技術；有时候施工員不在場，有些技術問題他也能解决了。一次上屋架时，在西南角上有一个“馬尾”的支撐安錯了，技術員和檢查員过来过去，沒有發現，但是却被他發現了，才及时改正过来；否則，說不定还要大返工的。

汽車房原來的計劃工日是七十多天，但只用了五十多天完成了，陸志俊在这五十多天里成長为一个优秀的工段長了。有一天，我碰到了他，就跟他开玩笑說：“你还說你年紀大不行啦！現在你有什么不行呢？”

“嘿嘿，主任，这还不是硬逼着干的？”

“对，就是要逼一逼，一逼，什么都学会了。”

从陸志俊这个試点，我們体会到工段管理制的优越性，所以，这一制度很快就在一团和全处都推广开了。从这以后，工区一級才跳出了事务主义的圈子，建立了一套比較先進的管理方法。

(三)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先后又有生物樓、生理樓、行政樓、預科樓、專科樓、型套樓、五官樓、妇科樓、門診樓、总鍋爐房、水塔、污水处理站、民族館等十几座大型工程开工。这些工程不但量大，而且結構复雜，設備齐全。象总鍋爐房的安裝工程，是苏联設計的新式水管高压鍋爐，容热量每小时为6.5噸，不要說新疆沒有过，就是在全國也很少見；但我們並沒有被困难嚇倒，一方面在工区党委的正确領導下，深入开展了劳动競賽，工队与工队，小組与小組互相掀起挑战应战的熱潮，不論是白天或是黑夜，馬达声不停地轟鳴，电焊發出刺目的光亮，油漆姑娘的双手不停地揮动着油漆刷子，汗水湿透了小伙子的衣衫，任何人走到工地都会被这种緊張的劳动气氛所感染。

我們在苏联專家的帮助下，工人們苦心鉅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这一套建筑上复雜的技術，并且动腦筋、想办法，提了很多合理化建議，从而促使施工順利地進行。比如在一九五六年安裝民族館鍋爐房烟囱时，老工人張峯在技術人員帮助下，就創造了一个驚人的奇迹，事情的經過是这样的：

鍋爐房的烟囱內徑有80公分粗，高度28公尺，是用12米厘鋼板焊接起來的，焊工先在地上焊成四節，每節七公尺長，这样一節烟囱管的重量就好几噸，按照苏联專家拟定的安裝方案，需要塔式的起重機才能施工；可是我們当时沒有塔式起重

机，眼看着工程只有停下来。这时老起重工人張峯提出來用土把桿安裝。“土把桿是用三根木头綁在一塊，頂端安一个滑輪，用四根拉繩固定把桿就成了，張師傅又怕木头吃不住，他就請技術員刘守敬帮他計標，刘守敬計標了一下，認為可以吃得住，这才把方案提給苏联專家批准，但苏联專家認為太危險，开始沒有答应，后来实在沒有其他办法，只得答应試一試。

張師傅听說他的方案已經批准，高兴得不得了，情緒分外高漲，工区又派了十几个小伙子來學習和幫助吊裝。

土把桿做好以后，正式吊裝了，苏联專家和工区領導也都守在工地上不敢离开，因为这是从前沒人做过的事情，缺乏經驗，危險性很大，領導必須万分謹慎，才能避免發生事故。

張師傅指揮着十几个小伙子把桿豎立在烟囱基座上，用拉繩固定后，就把第一節烟囱吊上去了，第一節烟囱固定以后，又把桿移到第一節烟囱的頂上固定起來，然后再吊第二節，就利用这个方法，烟囱终于安裝好了，不但沒有發生事故，而且進度也很快，从开始到結束只用了五天的工夫。

苏联專家对于这个創造非常敬佩，他說：“中國同志真有办法，沒有現代化的机械也能安裝这样重的物件，在苏联是不敢这样做的。”

一九五七年在型态大樓安裝电梯也同样是一項奇迹。型态樓的电梯是苏联設計的，但是產品是中國的，由于綫路不同，規格不同，所以总是安不上；但是安裝工董福昌刻苦鉅研，最后由他負責安裝上了。董福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九五三年參軍的農民，到部队來以后就干鉄工，以后才学安裝，不要說是安裝电梯，以前連电梯也沒見過哩！

在污水处理站及水塔工程上，也碰了不少困难。比如鋼筋圖紙很难看懂，只在这兩項工程上，就調換了四五个技術員，

但是工人們按照圖紙实际來擺鋼筋，最后終於學會了。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我們的工人是多么能干的工人。通过医学中心的修建，部队的技術水平更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一九五七年年尾，医学中心（后来改为新疆医学院）工程全部完工，三年前还是在紙上的医学城，現在已出現在鯉魚山下。当太陽剛从地平綫上升起，医学城就响起了早操的乐曲，全院几千师生迎着朝霞在做劳衛操，一天愉快的工作就在这美好的环境里开始了。在白天，在燦爛的太陽光下，經常有披着紫色睡衣的病員，迈着悠緩的步子，从这个花園走向另一个花園，从这叢樹下走向另一叢樹下。他們在这幽靜的环境里养病，心情是非常舒暢的。到了黄昏的时候，戴着小花帽的維族青年男女，面龐黑紅的哈薩克族青年男女，以及漢族、回族、錫伯族……等學員們，三三兩兩在医学城的花壇边，草地上，平滑如鏡的石階上，互相交談着學習心得，或者研究什么問題，或者說笑話，或者开放嗓子歌唱，医学城充滿了一片欢欣景象。我們的汗水，給新疆各族人民帶來了幸福。每当我一看到这些生气勃勃，欣欣向榮的景色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一个建筑战士的光荣。

永远前进的人

秦乃贤

一九五二年三月，冰消雪化，嚴寒漸退。

烏魯木齊市南边一座小山上，已打好的片石堆滿了山崗，一輛輛裝滿片石的汽車，从山坡上急馳下來，向新开的建筑工地上飛奔。

“哈哈……”突然一陣粗獷的笑声在一个小山坳里傳了出來，順眼望去，在爆發笑声的地方，有十几个打片石战士，正圍着一个人在笑着和評論着什么，这个人的确比周圍几个人特殊点，个子要比別人高出一头，濃眉大眼，四方臉上堆滿了朴实的笑容，兩只粗糙的大手掌，因劳动而磨滿了黃黃的厚繭，棉軍裝已被石尖划破了好几处，白白的棉花露在外边，一处已被山風扯出來在外边擺动。在他身旁有一塊巨大的石头，足有150斤左右，刚从緊密的山峯里掀了出來，靜靜躺在那里，顯然這塊石头是这个人搬出的。

“大力士就是行，要不，這頑固傢伙還不出來呢？”有个小伙子仰着臉望着这个人流露出羨慕的眼光。

被称为大力士的人，名字叫樊生榮。

收工后，樊生榮从伙房里打了盆洗臉水，將劳动了一天的汗气抹的乾乾淨淨，頓時感到周身輕快，正想找誰去聊聊天，却見那个矮个子战士跑來道：“樊生榮，指導員找你呢！”

“指導員找我，你知道干啥？”

“我那能知道，快去吧，指導員等着你哩！”